

~週曲~

Weekend 前的那一天，叫做星期五。對自己而言，有些喜雀，亦有些失悵。喜雀的是，過了一週的工作天，（其實全部也只有五天），終於到了最後一天。想必上班族大都期待，遠離這個辦公室，拋棄手頭的工作，換個環境。

週末吧！在那兒，自己是老大，是大老闆，是大主人。所有的角色扮演，皆加上個「大」字，彌補一週的 2/3 時間裡，聽人差遣，被累積的公文／卷宗／任務所追殺。這一天，進辦公室的那一瞬間，看到了甲同事，閃過了乙同事，讓你想起了有件他／她交辦的事；再往前行，在那一角的工作桌上看到了一疊新的報表，就說是「新歡吧！」是的，旁邊有另疊尚未沾塵，卻是這週來拚老命想消化，卻依然功虧一簣的「舊愛」。無論「新歡」或「舊愛」，似乎都不請自來，在感情世界，花絮人生裡，若能此際遇，那該多夢醉與美妙。所有的堆積在想到隔天的 weekend，已成為寄託的唯一逃生門了！

是喜雀，亦或是失悵的雙重心情，總經常性地徘徊在思緒裡。星期一的雄心壯志，這個新開始，列出工作清單，相關的人、事、物，一一對號入座。星期一，該往那兒拜訪；星期二，召開／參加會議；星期三，等著叩叩的敲門聲，等著有人說著「我可以進來嗎？」聽著有人問著：「現在有空嗎？」；星期四，就躲起來，給自己多一點時間，釐清業務／關係的來龍去脈，清點搜括而來的工作「戰利品」；星期五喜雀地想逃，想到 weekend 的解脫，也失惆地想挽回，恨不得一天有 $24n$, $n \geq 2$ 的工作小時，清掉所有的殘缺破碎。

就這麼，這一天清晨進了辦公室，先泡杯咖啡吧！想藉由咖啡的外力，麻醉那前一天裡的工作，星期四，工作直到深夜，回了家，往床上一攤，隔日再戰。隔天清晨裡，叫了全家，老婆大人，與黏在身邊的左右隨扈，王老大與王老二。趁著年紀尚小的他們，權充隨扈的黏在身旁。等過了十來年，挺拔成青春少年兄，有著堅毅豐滿的羽翼，大概就會展翅高飛。2 個老人或許可喘氣，少了包袱，但多了寂寞的難捨的心情吧！在起床的同時，王老二惺忪地說著：「爸爸，我們是不很多天沒有見面了呀！」一天的忙碌，竟也如凡間、仙界的算數日子，有著大人與小人／小孩的各自表數。

咖啡的麻醉，撐起重力下拉的眼皮子。端坐在迷你咖啡吧台前，整理一週裡，有啥篩漏的

殘缺。所以找來了學生補著未完的工作交代，也總在最後加上一句：「下次要主動提醒我，工作進度，別讓我再提起。」試著以外力來刺激日益明顯的「老年痴呆/健忘症」，哎！提醒間偶而迸出緊急地「公務追殺」、「八百里加急」，得在週末前「祭出」，免得延誤時辰，壞了大事。想再事後彌補，得搔破頭，想著千百個理由／方案，圓一個「忘」／「懶」下的藉口。早知如此，當得把握當下，翻起優先被追殺清單，一一地劃掉。透過紅粉老友「伊媚兒」的幫忙，解決一拖再等的決策與契機。這一天裡，有著趕工的催促，有著想逃飛的僥倖，在回到家的那一刻起，想得就是，「想睡一覺」，明天再說！

~秋風/王旭正~